

《资本论》为什么不是 “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吴宏政 由 田

内容提要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资本论》是马克思对德国抽象反思思维方式下产生的形而上学传统的一次实证科学的批判。其根据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马克思批判了以普鲁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本性。第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在分析商品的本质的时候采用了反思的思维方式,但由于这种反思是以历史性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而也不能认为《资本论》是一种“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第三,列宁曾经用“大写字母的逻辑”概括《资本论》,但作为一种内涵逻辑,也不能因此把《资本论》的逻辑与形而上学等同。第四,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继承了黑格尔以形而上学问题为核心的辩证法,但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因而使辩证法不再具有形而上学的本性。

关键词 资本论 经济学 形而上学

吴宏政,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30012

由 田,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130012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一、有人指认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其研究方法来看是一种形而上学,这一指认是否是成立的?二、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种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那么,马克思却又批判普鲁东的经济学是一种形而上学。这是为什么?三、黑格尔的《逻辑学》可以被概括为以形而上学本体论为核心的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的“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那么,列宁还曾经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大写字母的逻辑”;马克思本人也曾经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辩证法大师的“门人”。那么,马克思《资本论》为核心的“辩证法”和“逻辑学”还是不是一种形而上学?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诸多疑难问题,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资本论》到底是不是一种形而上学?下文尝试对此做出分析。

一、作为抽象的反思思维方式的德国形而上学传统

形而上学在德国主要是以黑格尔的逻辑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黑格尔的哲学对马克思时代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12&ZD107)、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2011PT005)和“第一思辨逻辑学原理”(2012ZZ002)阶段性成果。

思想家们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当时出现的哲学几乎都是对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模仿。形而上学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终极目的就是要建构一门关于绝对真理的科学。这一努力从康德就开始了。但是,众所周知,康德并没有建立起一门关于绝对真理(他称之为理念)的严格的科学体系。因为,他通过对人类纯粹理性的考察得出了一个否定性结论,即理念永远都不能作为一个积极的实体性对象为人类的理性所把握。因此,形而上学在理论理性的范围内是不可能的。然而,德国古典哲学并没有终止这一努力。继康德之后,从费希特开始,经过谢林,一直到黑格尔,终于建立了一门关于绝对真理的科学体系,这就是黑格尔的逻辑学。

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来看,这种形而上学是建立在纯粹反思思维基础之上的。因为,康德所以没有建立起形而上学的科学体系,在黑格尔看来,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不对路。康德的思维方式是知性的。而知性思维方式的有效范围是经验界或“现象界”。而绝对理念则是超感性的对象。因此,凭借知性的思维去认识绝对真理,这显然是徒劳的。无论是先验谬误推理,还是“二律背反”,还是对上帝的证明,这些统统都证明了知性在认识理念的时候必然陷入矛盾,因此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黑格尔把握到了康德的这一病症,他在费希特的启发下,发现了有别于康德知性思维方式的另外一种思维方式,这就是反思的思维方式。如果说知性思维方式服从的是形式逻辑,那么,反思的思维方式所服从的逻辑就是思辨逻辑(通常也叫做辩证法)。正是因为对思辨逻辑的发现,黑格尔建立了一门关于绝对真理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学体系。

那么,这种反思思维方式后来就在思想家们那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反思的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对一个对象的思考,总是坚持“自上而下”的思维。它首先要设定绝对的思维的起点或开端。这一般来说就是某个绝对的概念或范畴。然后以这一绝对的高高在上的开端作为起点,向下推演。这种反思的思维方式运用到任何一门具体的科学的时候,都会以概念的方式加以把握。在一系列的逻辑推演中,建立一门具体的科学。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等都是按照他的逻辑学展开的。这种方法被很多当时的思想家作为普遍有效的思维方式来运用。比如,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对德国社会历史的考察,普鲁东对经济学的研究等,都是按照黑格尔的反思的思维方式在探讨各自的问题。因此,一切以这种反思的思维方式所建立的一门科学,我们就称其为是一种“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不用顾及经验的历史的,它完全坚持从概念出发,就可以演绎和推论出关于世界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德国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历史学家。

以上我们首先澄清了究竟什么是形而上学及其研究方法。那么,以此为对照,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究竟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不是一种形而上学。或者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本质上为什么不是一种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二、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为什么是“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对普鲁东的经济学的的一个总体性概括就是“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从马克思对普鲁东的这一具有批判性的定位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定不是形而上学。因为他的经济学与普鲁东有着本质上的差别。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对普鲁东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实质作出了批判性的“七个说明”。我们从这七个说明当中,就能够知道为什么普鲁东的经济学是一种形而上学。概括起来,马克思所以把普鲁东的经济学称为是一种形而上学,主要有以下几点根据。

1. 从方法论上看,普鲁东使用的是抽象的反思思维方式

一般来说,反思的思维方式与知性的思维方式是恰好对立的两种思维方式。而知性的思维方式运用在社会科学当中,可以是对某一领域的“原理”的探索,形成关于社会历史某一领域的客观规律。也可以是对某一领域的“历史”的反思,形成关于社会历史某一领域的事实解释。无论是对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还是对历史的反思性解释,两者可以统称为“历史性思维方式”。因此,在对作

为经验对象的社会历史领域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反思思维方式和知性思维方式共同构成了历史性思维方式。而如果离开对历史客观事实本身的知性研究和反思性研究,单纯从概念和范畴出发,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式。

反思的思维方式包括两种:抽象的反思思维方式与历史性反思思维方式。抽象的反思思维方式是从概念的内涵出发,单纯通过逻辑规律来进行的演绎和推论。它不考察该范畴在社会历史中是如何产生的,而是假定这一范畴是直接被给予的。因此,完全凭借理性本身就能够认识到该范畴的逻辑内涵。应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遵循着形而上学的最初意义的。因为,在形而上学中,显然是把历史客观事实排除在外的。作为一门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它仅仅关注的是概念的形式的内容,亦即理性所先天赋予该范畴的逻辑内涵。但该范畴的社会历史基础则是不能以逻辑的方式获得的。因为,按照康德的说法,一个与历史客观事实相关的知识,一定是建立在先天综合判断基础之上的。而这无疑需要感性直观以及知性思维的综合活动。但是,在形而上学的知识当中,我们仅仅考察的是范畴的逻辑内涵,因此单凭理性本身就能够产生关于该范畴的先天知识。而这些知识实际上是与历史无关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鲁东的经济学使用的正是这种抽象的反思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完全脱离了客观的历史,因而是单纯通过逻辑演绎的方式对概念本身的内涵进行反思和推论。因此,普鲁东的经济学所以被马克思称为是一种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原因就在于普鲁东在探讨经济学规律的时候,是单纯从永恒的普遍范畴出发的逻辑演绎。而这无疑是一种抽象的反思思维。比如,当普鲁东在反思竞争和垄断的关系的时候,这完全是从竞争和垄断这两个范畴的逻辑内涵是展开的。他对上述两个范畴是如何在社会历史中产生的问题是毫不关心的。

2. 从逻辑起点上看,普鲁东从永恒的范畴出发,而不是从范畴的历史基础出发来建立他的经济学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必须要悬拟一个“绝对的开端”,正如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悬拟的“存在”为开端一样。普鲁东则把“竞争”等看做是全部经济学的开端范畴。“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各经济阶段或范畴在出现时有时候是同时代的,有时候又是颠倒的……不过,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系列,值得夸耀的是,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已被我们发现了。”^[1]显然,这里普鲁东是要在理性自身的范围内,通过对各个经济范畴的纯粹逻辑上的演绎,来建构他的经济学体系的。如果是这样的方式建立的经济学体系,那确实应该是永恒的。因为,从“无人身的理性”出发的抽象反思思维方式,其目的就是要找到绝对永恒的真理。所以,普鲁东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范畴”。而与此不同,马克思则把“现实的人”作为他的经济学的出发点。这是本质上的差别。前者一定是形而上学的体系,后者一定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体系。与普鲁东不同,马克思曾经指出,对经济规律的分析,既要有逻辑上的,但同时更要有历史上的顺序。马克思超出普鲁东的地方恰恰在于:普鲁东是纯粹逻辑学的原则,而马克思则是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那么,作为全部经济学的起点,就不能仅仅是一个范畴,否则,就一定是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形而上学。

3. 从思维方式上看,普鲁东坚持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普鲁东的经济学仅仅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一步,那就是看到事物的对立和矛盾两个方面。但是,他没有达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最高程度。他没有从一个经济范畴的肯定性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性的理解。相反,只是用知性的思维方式,把范畴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进行了区分。我们看到,普鲁东的形而上学是多么不彻底:当他对经济范畴开始进入辩证思考的时候,却退缩止步了。而且,是回到了用经济范畴在经验的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结果”来评价范畴的好与坏,这显然是一种非逻辑的态度。因为在经验事实中,所谓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不构成真正的矛盾。正如黑格尔所说:“能区别一支笔与

[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了不起的聪明”^[1]一样,因为两者根本不构成矛盾。如果普鲁东真正坚持“逻辑至上”的态度,是不会下降到经验当中去区分概念的“好”与“坏”的。在这个意义上,普鲁东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并没有达到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高度。相反,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知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中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当马克思把普鲁东的经济学称为是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或许还包含着恩格斯所说的作为思维方式含义上的形而上学。

三、《资本论》在“叙述方法”上表现为形而上学,但证明其为一种形而上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以后,在德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些批评者提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种形而上学。对于这一判断,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呢?马克思在“第二版序言跋”中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辩。当时巴黎的《实证主义评论》曾经指责马克思,说《资本论》一方面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又只从事于现有事物的批判分析,而不为将来的食堂,写出调味的处方。”^[2]“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地现实主义的,但叙述方法不幸是德意志式-辩证法的。”^[3]对于上述指责,马克思是这样回应的:“叙述的方法,必须在形式上同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不过,这层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应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是处理一个先验的结构了。”^[4]很显然,马克思认同了指责的第一部分,即《资本论》确实在研究方法上和叙述方法上存在着差别,即前者是现实主义的,后者是辩证法的。但马克思并不因此认为,辩证法必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在研究的结果上看,似乎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好像是一种“先验的结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这些范畴和规律是在历史性思维方式的分析中被总结出来的。因此,马克思对经济学范畴的分析,虽然看似是一种先验论的形而上学,但实际并非如此。在马克思看来,毫无疑问,在《资本论》“商品”一章中,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对价值的分析、对劳动的分析,确实充满了一种形而上学的特征。如果把对商品这一特殊事物作为反思的对象,我们确实能发现,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特殊的,而交换价值则是价值一般。这个使用价值是由一般劳动决定的,而价值一般是由劳动一般所决定的。因此,在马克思的眼中,商品不过就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价值是商品的纯形式。类似的这些表述充分体现了《资本论》开篇的辩证法的抽象反思思维特征,这无疑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评。但这是否真的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呢?如果着眼于对商品所进行的逻辑上的反思,那么,至少商品这一章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说形而上学的根本方法是要展开从范畴开始的逻辑演绎,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并非是这样形而上学。因为马克思在对每个经济范畴的考察的时候,总是结合着对经济范畴在生产关系中的发生史为基础的。也就是说,马克思《资本论》是建立在历史性思维方式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虽然马克思在商品一章表现出了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特征,但这并不能因此就把《资本论》称为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我们的问题是:马克思把“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为什么就不再是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辩证法和逻辑学是统一的。那么,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辩证法和资本的逻辑是统一在唯物史观的历史科学中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头足倒置”辩证法的颠倒,其实质是,把辩证法作为一种分析社会历史为基础的经济范畴当中了。所以,可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形而上学的,而且,形而上学应该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本体论”,即绝对真理。而绝对真理只能通过思辨的逻辑展

[1]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3页。

[2][3][4]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示出来,因此,也就是逻辑学。而这种逻辑学不能是知性逻辑而只能是辩证逻辑,所以,这种逻辑学也就是辩证法。然而,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情形却完全不是如此。马克思批判的是黑格尔的绝对真理作为一切事物的解释原则的做法,而是把社会历史的客观事实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因此,把辩证法应用在了社会历史科学当中。这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然而,这一点倒的实质就在于,把辩证法从形而上学的世界中拯救出来,放置在了社会历史当中了。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是辩证法,或者如卢卡奇所概括的是“历史辩证法”,但这种辩证法绝不是依附于形而上学的,而是依附于社会历史客观事实的。这样,马克思公开承认他是黑格尔辩证法大师的学生,也并不能因此判定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种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了。

我们仍然按照上述对黑格尔哲学的概括,即“四位一体”,黑格尔的哲学也是一种逻辑学。由此,列宁曾经也在《哲学笔记》中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概括为“大写字母的逻辑”。“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1]在黑格尔那里,逻辑学是绝对真理的纯形式,虽然这一逻辑与形式逻辑相比较有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不再是单纯的思维工具的“形式”,而是有内容的“内涵逻辑”。但这也是在与形式逻辑的比较中才是成立的。而如果把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逻辑学比较,那么,黑格尔的逻辑学则只能是纯形式的了,而马克思的逻辑学则是以“资本”为载体的逻辑学。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因此提出资本论是大写字母的逻辑。其含义是指资本论作为大写字母的逻辑是一种“内涵逻辑”,而黑格尔的逻辑学则相对来看就是关于真理的纯形式的逻辑了。而正因为马克思的逻辑学是以资本及其规律为载体的,因此,这种逻辑学就不再是形而上学了。我们又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两种逻辑学的比较,明确了为什么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大写字母的逻辑,并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原因了。

四、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什么要构造一门“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本源意义,就是关于绝对真理的科学。因此,从形而上学的固有本性上看,它是以揭示永恒真理为目标的。正是因为形而上学这种抽象的一般真理的本性,决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什么要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建立他们的经济学了。这种思维方式固有本性,决定了必然把它所思考的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看做是永恒的。而这在客观上却是符合资产阶级对捍卫现实制度的诉求。

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他们经济学的前提是直接承诺人的“发财致富”;而其终极目的则是捍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这种经济学一方面就是为了促使人们追求财富,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制度看做是永恒的。而这显然在其经济科学的背后,为实现其政治目的做了表面上的科学的论证。从古典经济学到普鲁东经济学都是按照这一形而上学的原则来构造他们的经济学体系的。他们回避了他们所揭示的经济学的“前提”,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经济规律的形而上学的描述上。其结果是获得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客观必然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指出了。“国民经济学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2]资产阶级经济学似乎是一个有关客观的经济事实规律的科学。然而,马克思则认为,一种经济事实的规律,当我们对其进行研究的时候,并不是没有价值观和某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作为前提的。我们具有怎样的价值观和人性论前提,就会有怎样的经济学。而如果设定了另外一种理想的人性论,那么,既定的经济学对经济事实规律的描述就可能转向为对它的批判。这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什么在本质上是一门关于批判的科学,而

[1]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中央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7页。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中央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不是一门“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否定剩余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需要提出符合人性的新的社会形态,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的终极目的,所以,全部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的背后,承载着马克思对人本身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始终存在《资本论》作为科学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时思考资本论的时候必须要给予澄清的哲学前提。如果离开了人这一前提,资本就变成了一个客观的经济规律。那么,马克思研究资本论所预设的前提是什么呢?这是资本论的哲学内涵的实质。马克思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是没有这一前提的。但不能说经济学没有人学的前提,而是说,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这一前提定位在了“发财致富”的维度上了。而发财致富不过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活动。这样,古典经济学的初衷或者说它的理论前提,是不证自明的,即人应该是发财致富的。

然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却不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是要解决在一种经济规律当中,人本身处在怎样的位置?人在这种经济规律当中,是否成为了符合人性的人?这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的一个哲学上的人性论预设。正是马克思的这一人性论的预设,决定了《资本论》一定不再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也宣布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终结。“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一度也是科学。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丧钟敲起来了。”这意味着,作为形而上学的古典经济学的终结,代替它的将是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为宗旨的反形而上学的《资本论》。

当然,形而上学也并非完全不合理,问题在于它用在什么地方,正如辩证法如果用在绝对真理上就是“头足倒置的”,而用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就成了历史科学一样。而形而上学对于论证共产主义的人性论开端则是有积极意义的。共产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初是一种基于人性的预设,而后才有《资本论》对这一必然性的揭示。因此,是先有共产主义的概念,后有剩余价值规律,而不是相反。这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逻辑上,关于共产主义的人性论的预设都只能交给形而上学来完成。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基于人性论的预设的共产主义还具有“彼岸”性,而剩余价值规律学说则把共产主义落实在“此岸”。但是,从逻辑上来看,从“彼岸”到“此岸”是否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呢?这在《资本论》中是不能彻底得到证明的。这让我们想到了康德二元论对理念世界的悬拟一样。因此,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应该有一种形而上学的话,那除非我们从反思的思维方式中去发现《资本论》中对人类本质的思辨的承诺。否则,《资本论》是永远都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的。或许,《资本论》的形而上学的奠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完成了。

[责任编辑:曾逸文]

Why Is Capital Not “Metaphysics of Economics?”

Wu Hongzheng You Tian

Abstract: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Capital* proves to be Marx's positive criticism of German metaphysics. The four reas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Marx criticized metaphysics of economics characterizing Proudhon's capitalist economics; secondly, *Capital* cannot be referred to as metaphysics of economics because the approach of reflection Marx adopted in *Capital* is based on historical thinking; thirdly, the logics in *Capital* cannot be equated with metaphysics; fourthly, despite Marx's inheritance from Hegel's dialectics centered on metaphysics, Marx inverted Hegel's dialectics, which removes metaphysics from dialectics.

Keywords: *Capital*; economics; metaphysics